

桂圓的故事

宋海屏

(續上期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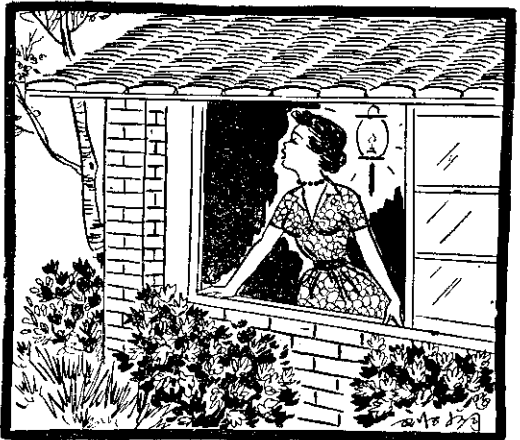
關賊垂下了頭，手散了，劍自動進了鞘。圓圓這才稍微放了心，又假笑道：「萬歲！我不是怕死，爲了你的大軍可以從容撤退，留下我也許可以拖延吳三桂一些時光呢！」李闖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獨眼裡迸出了幾滴少有的淚水，搖頭說：「好吧！你快逃命去吧！咱們要放火了。」圓圓慌忙出了宮門，聽到過道叫罵嘈雜的聲音，見到四處火光，她嚇伏在小巷的牆角裡，她麻木了，昏迷了，癱瘓了下去。亂兵發現了一個富家的美女，有的打算向前淫辱，火把照在圓圓的臉上，使她睜醒過來，她認得服裝，這都是吳三桂的兵卒，立刻抖擻全身精力，扶了牆站起來，叱道：「你們休得胡來，我是吳三桂將軍的夫人——陳圓圓。」那些兵卒，聽說「圓圓」兩個字，大家肅然退立，一個小軍官上前扶圓圓坐上他自己的坐騎，命兵丁四面保護，這時已有人飛報三桂。



。手揮帥元大向遙遙士道女位一前門施覺宏

小軍官護送圓圓回了家，她驚魂甫定，斜倚在床上稍憩，竟昏昏睡去，夢中覺得有人在抱她吻她撫摸她，迷糊中她彷彿聽到三桂的聲音：「圓圓：生離死別中我倆終於團圓了。」她無力地揉揉惺忪的睡眼，真的她自己在三桂的懷裡，這時彼此悲喜交集，哽咽不能成一語……圓圓離伴着三桂在他（她）倆新婚時的房間裡，但她覺得好像重過了一世似的，她不忍看家園破落的景象，她更不忍想翁姑姊妹被慘殺的情形，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語淚先流，舊家的空氣使得她窒息，她幾乎她觸景傷情，舊家的空氣使得她窒息，她幾乎上她向他懇求：「三桂，我們離開京城吧！再這樣下去真的會把我悶死呢！」三桂拉她到懷裡，一面撫慰她，一面很激動地說：「我一切都爲了你，妳能彌補我破碎的希望，妳能療治我創傷的心靈，妳是我生命的泉源，事業的南針，爲了妳，我願意離京，帶妳去遙遠的地方，我倆另創造一個安樂的天地。」第二天京中傳出了一項驚人的消息：大將軍吳三桂領兵追剿李闖，即日離京。

三桂西征，清順治和多爾袞，心裡非常高興，因爲只要吳三桂一走，他們就可以肆無忌憚，爲所欲爲了。平西王的大軍進逼西行，不幾日李闖却在九宮山被他部下所刺殺，因爲闖賊部下提起吳三桂的威名，個個胆寒，不如先殺首領，四方逃命，免遭殺戮。從此大軍到處無人敵擋，三桂與圓圓得以安閑逸樂地過着悠長的旅行生涯，酸楚中帶了無限的甜蜜。在他們由陝入蜀的途中，清順治居然登了帝位，他由蜀入滇，駐節昆明，接應聽到一些消息：馬士英阮大誠在南京擁立福王，鄭芝龍黃道周等又立唐王，忠義的史可法戰死揚州，給三桂夫妻平靜生活中添了一絲漣漪。



新造瓦屋

林或詞
劉成鈞 畫

新造瓦屋三日新，
三日不掃起灰塵。
阿妹猶如瓦屋樣，
三日不見態度冷。

新造瓦屋丈八頂，
屋也新來床也新。
房內掛盞琉璃燈，
望妹添油勿換心。

圓爲一品夫人，可謂雙喜臨門，但是圓圓覺得這些封誥，是一種恥辱，更足以增加三桂不幸的罪名。

平西王府是昆明宏麗偉大的建築物，一失門窗瓦，畫棟雕樑，亭台樓閣，水榭迴廊，幽勝園林，假山飛瀑，有美皆備，無麗不臻。尤其是昆明氣候，常像江南的春天，在這塊小天地裡，平西王的權力，又是至高無上的，使這一對離散而復團聚的多情的神仙伴侶，實在「樂不思蜀」了。安逸的生活中，他們又生下一男一女。在長公子已經十五歲的生日那天，三桂給他訂婚，雙喜吉日；自然朝廷的封贈，土司的奉獻，僚屬的禮物，土紳的拜賀，紅燈綠酒，車水馬龍，盛況空前，堪爲堪羨。一整天的熱鬧過後，更闌客散，三桂帶着酒興擁着圓圓上樓回房就寢，圓圓走到欄杆邊，突然停住了腳，回頭凝視三桂，三桂見她臉色特別陰沉，眼神也很可怖，「圓圓妳怎麼啦？」三桂緊張地問：她很平靜的說：「我捨不得離開你同孩子們，但我必須離開，因爲現在是離開的時候了，三桂，古語說：懷與安，實敗名。你爲了我引了吳三桂入主中原，你難道真的就這樣過一輩子了嗎？你忍心讓歷史唾罵嗎？即使你不管這些身後的事，但也應該爲我們的下一代着想，我們的孩子都訂了婚，你如果要想做一點事業，似乎也應該的時候了。」三桂睜大了眼睛，如聆鑰音聖旨，一言不發。她見這話已發生了力量，於是繼續說：「我知你離不開我，你愛我甚於愛自己的生命、名譽，我在你身邊挫折了你的英雄壯志。」

(下接二十五頁)